

在道德法庭上的被告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特约)干城
封面装帧陈达林
插图天呈

在道德法庭上的被告

文汇报《法庭内外》编辑组编

文汇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圆明园路14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文汇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5,000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0

书号 7455·21

定价 1.70 元

编 者 的 话

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在异体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既包含对高尚行为的示范和鼓励，也包含对违法犯罪和一切不良行为的谴责和抑制。为此，我们在积极加强正面教育的同时，编辑了《在道德法庭上的被告》这本书。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人和事毕竟是极少数，特别是经过这几年来的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已有很大的发扬。但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许多方面还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和开放的形势不相适应。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仍是我们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充分发挥“道德法庭”在提高人们思想认识，教育人们自觉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纠正各种不道德行为，鼓励人们扶正祛邪，同各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行为进行斗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道德法庭上的被告》一书所揭露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真实故事。通过舆论的谴责和揭露，现在许多问题都已获得合理解决。考虑到多数当事人通过批评帮助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所以文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

人们可以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但是希望不要自己去对号入座，以免自陷苦境。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为金钱出卖灵魂的一对宝贝·····	1
2. 追求洋关系的结局·····	7
3. 姨妈施毒计 全家入牢房·····	11
4. 天堂梦断·····	16
5. 从贪图享受到锒铛入狱·····	22
6. “港客”骗婚记·····	26
7. 作伪证落入了法网·····	33
8. 嫉妒的代价·····	37
9. 心胸狭窄使她丧失了理智·····	40
10. 隐藏在“文凭”背后的罪恶·····	42
11. 悲剧，从“单相思”开始·····	48
12. 一封公函戳穿了西洋镜·····	53
13. “喜事”变成丧事·····	57
14. 四喜临门以后·····	60
15. 势利眼也能杀人·····	65
16. 讲究门当户对的副处长·····	69
17. 遭遇相同结局不同的两姐妹·····	73
18. 出境迷的假婚姻·····	76
19. 万元买“千金”的交易·····	81
20. 三万元陪嫁·····	90
21. 附加条件的恋爱·····	94
22. 金手镯带来的爱和恨·····	98

23.八十年代的贪财郎·····	104
24.执迷不悟的近亲求婚者·····	110
25.如此“求婚”·····	113
26.糊涂母亲·····	117
27.一分钱带来的灾难·····	123
28.结婚登记前的风波·····	128
29.婚宴散后·····	133
30.新婚之夜动干戈·····	136
31.谁该受到舆论的谴责?·····	138
32.究竟是谁上谁的当?·····	144
33.可恶的第三者·····	149
34.双重人格的灵魂工程师·····	153
35.迷恋“野花”送了命·····	158
36.用别人的青春维护自己的“威信”·····	162
37.把婚姻作为垫脚石的人·····	167
38.看重儿子姓氏的一对夫妻·····	173
39.猜疑生阴影·····	180
40.重男轻女自食苦果·····	184
41.心肠狠毒的新娘·····	188
42.母亲再婚的风波平息了·····	190
43.老人再婚难·····	198
44.恶梦醒来已黄昏·····	202
45.假离婚险些变成真离婚·····	205
46.母女三人流浪乞讨记·····	209
47.离婚前写给丈夫的一封公开信·····	215
48.如意算盘落空了·····	220
49.原告席上的被告·····	224
50.炯炯回来了·····	227

51. 药物工程师的阴暗心理·····	233
52. 负心汉回头·····	238
53. “野马驹”重返家门·····	244
54. 薄情郎赎罪记·····	249
55. 陈老太的一生悲欢·····	253
56. 王老伯被人绑架的真相·····	258
57. 灵堂里的闹剧·····	263
58. 谁是八旬老人离婚的导演·····	267
59. 一个后母的苦恼·····	271
60. 鸠占鹊巢·····	274
61. 如此“外甥女”·····	278
62. 三封加急电报·····	282
63. “贴心人”的蛇蝎心肠·····	286
64. 报案人变成了投案人·····	290
65. 错把废铜当黄金·····	295
66. 一场蜜蜂官司·····	300
67. 把汽油当作煤油出售以后·····	307
68. 古尸蒙难记·····	310
69. 产房里的冤魂·····	315
70. 一起涉外海难案件胜诉记·····	319
71. 沉船之谜·····	325

1. 为金钱出卖灵魂的一对宝贝

如果做儿女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惜出卖自己的母亲，作“洋人的妻子”，自己甘作“洋人的儿子”，对于这种卑鄙行为，按照社会主义道德的天平来衡量，人们能够容忍吗？

我们在下面披露的就是这样一对为金钱出卖灵魂的“宝贝”。

徐世耕原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工人，今年四十七岁。离婚六年来，他上不敬年近七十的老母亲，下不关心十五岁的女儿，上班不是吹牛打哈哈，就是到医务室去骗病假，一门心思想找个机会，开一家“皮包”公司，闯一番“事业”，他特别梦寐以求的，是挤进一家外资企业，或者外商驻华机构。他想，这一招如果能成功，不仅在经济上可以翻身，成为发达型的小康之家，而且还可以挤进外商圈子里出人头地。

一个寒冷的冬天，住在他家附近的邻居许柯一家，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简陋的住房里，新添置了成套家具、收录机、彩色电视机、洗衣机；丧妻已经八年、现在已经五十来岁的人，还新娶了一个不满三十岁的漂亮老婆；他白天逛华侨商店，晚上在家跳舞。许柯家里豪华的陈设和富裕的生活，深深吸引了徐世耕。他时时刻刻在揣摩：“许柯家去年经济还很拮据，连星期天都不舍得买荤菜吃，有一次去苏州探望岳母，还向我借了五十元钱，如今怎么一下子就富起

来了？”于是，徐世耕主动去同他搭讪，并通过他又结识了一批阔少。当然，徐世耕为此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把家里的一千几百元积蓄全部花光，但他确信这是一笔十分“划得来”的“投资”。

就在这时，有几个邻居和许柯一起，打着“发展第三产业”和“为四化穿针引线”的牌子，组织起香港××公司的驻沪办事处，为港商和内地的企业搭桥，推销产品。有个叫黄坚的港商，经常在这里出入。徐世耕看了，自然垂涎三尺，很想轧进去弄个一官半职。于是，他通过一个在外地有工不做的青年妇女王珊，搭上了常在这个办事处进出的自称港方代理人的黄坚。王珊告诉他：“黄坚是香港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年纪虽然已过六十，但有一套经营的本事，现在缺少一个人当助手，你如果有意，我一定帮你介绍给黄坚。”徐世耕听了自然十分兴奋。

几天后，徐世耕随王珊来到锦江饭店。黄坚是个身材矮胖，满头白发的老头，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时也能讲上海话。原来，黄坚是个早年生在上海，后来出国在东南亚经营轻纺产品的商人。近年来，他听到中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便跑来寻找新的市场。至于他在海外是否真正拥有企业还是皮包商人，谁也没有追问过。这天，黄坚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对徐世耕进行了全面考核，从南到北，从古到今，无所不谈。当听到徐世耕为他献策说：“中国是个穷国，劳动力很便宜，在中国发展加工业务大有可为”时，黄坚不禁暗暗高兴起来。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徐世耕独自来到黄坚的住处。这次，黄坚把他引进自己的卧室，锁上房门，神秘地对徐世耕说道：“我年轻时在上海曾同一个女佣人生过一个私生子，年纪和你相仿。自从我见了你以后，就有一种感觉，好象你就是

我那……”徐世耕听了这突如其来的叙述，愣了好半天。他想：私生子，当然不光彩，但是，如果这个港商果真是自己的……黄坚仿佛看出了徐世耕的心理活动，接着又说道：“不管是真是假，你愿意做我的儿子吗？如果你愿意帮助我在上海开拓事业，我愿意认你做干儿子。”徐世耕这才明白了黄坚的用意，马上连声答道：“愿意，愿意。”这次，他们谈得很晚才分手。临走时，黄坚仍旧坚持他的第一感觉：徐世耕是他的私生子，并要徐世耕去验血，还要徐世耕把他已死去的父亲的遗像拿来比比看，到底像谁。黄坚向他介绍说，自己在东南亚和香港有不少产业，现在又被香港一家公司聘为副总经理兼驻沪办事处经理，如能在上海找到儿子，自己在国外和香港的产业就有人接手了。说到这里，黄坚还故意压低声音说：“我有一笔相当数目的财产，自己是一个孤老头，将来恐怕没有人继承了。”

一心想当“私生子”的徐世耕果真去验血了，没想到血型竟与黄坚一样都是A型。当徐世耕把自己的照片、父亲的遗像和黄坚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时，连他自己也惊奇地发现：父亲是长脸，而自己和黄坚都是圆脸。徐世耕真的怀疑自己可能是黄坚的私生子了，但谁又能证实呢？他想来想去，母亲还健在，可以去问问她。但这种事又怎么能向母亲开口呢？然而，徐世耕想到黄坚的那笔财产，便什么也不管了。

一天晚上，他独自来到母亲的身边，问母亲：“过去是否做过佣人？”母亲回答：“抗战胜利后，家里经济困难，曾经帮过人家。”徐世耕听到之后，顿时兴奋起来。他又问：“你年轻时是否认识一个叫黄坚的人？”“自己是不是父亲所生？”母亲被儿子这番莫明其妙的问话弄得不知所措。徐世耕见母亲吃惊的样子，误认为是母亲默认了。但当母亲严肃地告诉他根本没有此事时，他竟恬不知耻地对母亲说：

“有就有了，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尽管母亲坚决否认，徐世耕却偷偷向黄坚承认了自己是他的私生子，从此便改口叫黄坚“爸爸”，还把这次认父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他十五岁的女儿，带着女儿去见“爷爷”。

天哪！世上竟有硬逼自己母亲承认与人私通而自己甘当私生子的人！

徐世耕认了这个“爸爸”之后，便学着黄坚的风度，嘴边留起了小胡子，说起话来一句一鞠躬。黄坚不仅委任“儿子”为驻沪办事处开发部主任，还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元港币的薪水，有时，还带来了收录机、电子钟表、尼龙衣裤送给他。徐世耕看到家里也一天天“现代化”起来，同当初那位把他领进“佛门”的邻居相比，觉得“他没有的我都有了”，不觉踌躇满志起来。

一年来，他以“驻沪办事处开发部主任”的身份，先后陪同黄经理到中央六个部、十三个省市的六十八个企业单位进行贸易洽谈活动，同意向辽宁、河南、福建等省的拖拉机厂、汽车修配厂等单位提供翻新国外废旧汽车的货源和技术，可没有一项是真正兑现的。



徐世耕为了捞到一笔横财，甘愿做黄坚的“私生子”，拜倒在这个经理爸爸脚下，而徐世耕的“发迹”，又深深

地吸引了那个王珊。在徐世耕巴结黄坚的那段日子里，王珊也同黄坚热乎得如胶似漆了。

深秋的一个夜晚，上海巨鹿路的昏暗路灯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搂着一个年轻妇女，做出不堪入目的动作。联防队员从他们悬殊的年龄上判断出他们的关系不正常。“请到派出所去一次。”那个老头强作镇静，操着熟练的上海话说：“我们不犯法，为什么要去？”联防队员指出他们在马路上行为不轨，有伤风化，并追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在什么地方工作？”老头只好自我亮相，原来他就是黄坚，旁边那个呆若木鸡的妇女就是王珊。

王珊的社会经历虽然不长，但她有一套如何对付追查的手法。第二天凌晨，尽管她离开派出所时一再表示：“待我回去想想清爽之后再来交代”，可是一出派出所的大门，她就马上转移黄坚送给她的各种报酬——现款、外币、金银首饰以及各种家用电器，以便证明她同黄坚没有经济瓜葛，马路上的接触只是“社交活动”而已。她装出一副痛苦而又委屈的样子，对派出所民警说：“我一生清清白白，前天路上碰到的那个人，给我带来不幸，我实在不想活了，我去买了安眠药，又到黄浦江边，思想乱得很哩……”其实，王珊又怎么能骗得过有着高度警惕性的公安人员呢？由于王珊没有悔过的表示，公安机关不得不对她采取拘留审查的措施。

王珊已经三十七岁，十多年前结婚后，被调往内地一家电线厂当工人，由于她好逸恶劳，早就旷职溜回上海，与公婆住在一起，将她的爱人甩在内地。开始，不知内情的邻居，见王珊经常出入上海的高级饭店，身上穿的，手上戴的，家里用的都是进口货，进出又有汽车接送，还以为她在哪家公司谋得了一个高级职务。日子长了，人们目睹她同黄坚的频繁接触，于是就有了各种议论，但王珊仍然我行我

素，一点羞耻心也没有。

说起王珊的不轨行为，她的父母也是有责任的。她出身名门世家，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位满头白发、站在庄严的讲台上教育别人的灵魂工程师，自己却被铜臭腐蚀了灵魂。他纵容自己的女儿去做丧失人格的丑事。他时常拖儿带孙，跟着女儿的情人上馆子吃喝。为了减少黄坚的支出，他竟用自己的名义出面请客，这样可以使黄坚不用兑换券从而少付一半钱，真不愧是一个财经专家。他还授意自己的老伴，申请去澳门赚钱。此公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按照他的说法：“虚面子能值几何，实惠要紧。”

再说王珊在拘留期间，她起先一口咬定与黄坚没有关系，最多不过接吻而已。她与黄坚的口供如出一辙，显然事先订过攻守同盟。但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不多几天，王珊不得不如实交代，她与黄坚早已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现在，王珊面临严峻的抉择，是真诚悔过，还是准备坐班房？她翻开刑法找到了有关条款，再对照自己的行径，认为已经有点象是犯有流氓罪行为，弄得不好，法院将判三年有期徒刑。于是，她在痛悔自己的过错以后，表示要与黄坚断绝来往，跟丈夫好好过日子。人民政府宽恕了她，允许她的丈夫特地来沪办理具保候审手续。候审期间，王珊照理应该洗心革面，悔罪自新了。可是她的父亲岂肯放走这尊财神菩萨？他要另一个女儿用电话通知黄坚来同王珊会面。就这样，王珊彻底抛弃了自己在公安局的保证，忘记了人民政府对她的教诲和宽大，又和黄坚继续鬼混，幽会场所就在王珊的父母家里。当人们批评这位父亲时，他还无耻地声称：“港商要来拜访我，我又怎么能没有礼貌地拒绝呢？”王珊的候审撤销，王府就全家出动，全力以赴地去做王珊丈夫的工作，动员他与王珊离婚。可怜王珊的丈夫再也留不

住被金钱迷住心窍的妻子。在他获得某项满足之后，终于同意与王珊离婚，理由是“感情没有基础”。

那么，这个一直被徐世耕吹嘘为“大企业家”的“香港爸爸”和王珊一再追求的情人黄坚，到底是何许人？在一次洽谈建造大型游乐场业务的饭店里，黄坚偶然被一位香港同胞识破：他根本不是某公司的副总经理，而是一个负债累累的旧货铺老板。徐世耕和黄坚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构成了诈骗罪，已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被公安机关依法捉拿归案。

在“振兴中华”的今天，象徐世耕和王珊这种只要钱不要灵魂的人，虽然是个别的，但揭露他们有损人格和国格的品行，却能使读者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王复初 董狐笔）

2. 追求洋关系的结局

某纺织厂青年女艺徒王珊，今年二十岁刚出头。她刚进厂时，朴素大方，各方面表现很好。可是，近几年来，这个姑娘由于受了来自海外的影响，逐渐滋长了崇洋迷外的思想，不安心在厂里做平凡的工作，一心想找个洋关系，到海外去过西方生活。

一天清晨，王珊迎着凉爽的微风，顶着金色的曙光，漫步来到湖边绿化地带，轻声地朗读英语《跟我学》。正当她读得十分起劲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港式打扮的中年人。这

个中年人彬彬有礼地对王珊说：“小姐，你大清早跑到这儿来读英文，好用功啊！”王珊腼腆地一笑，似娇似羞地说：

“我刚开始自学，读得不好，请别见笑。”中年人说：“你读得不错，发音准确，语调也好。”王珊受宠若惊，羞涩地低下了头。这时，中年人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王珊。王珊一见上面赫然印着几个铅字：“香港东亚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何昌明”，便带着崇敬的心情，很有礼貌地欠身对何昌明说：“原来是香港来的何经理，英文一定讲得很好吧！”何昌明看出王珊对自己颇为尊重，又有好感，就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是呀，在香港做生意怎么能不懂英文？！”说罢，从王珊手里拿过英语《跟我学》，神气活现地朗读了起来。王珊听他果然读得纯正流利，就露出希冀的眼神，望着何昌明，撒娇地说：“何经理，你英文这么好，肯教我吗？”何昌明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就这样，王珊跟这个素不相识、邂逅相遇的何昌明学起英文来了。

何昌明一面教王珊读英文，一面宣扬香港的生活方式。说什么香港到处都是摩天大楼，马路上小轿车一辆接着一辆，游乐场、夜总会、跳舞厅、酒吧间、弹子房，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说得王珊神魂颠倒，真想自己能马上长出两只翅膀，一下子飞到香港去。接着，何昌明又天花乱坠地吹嘘了一通，说他家里如何富裕，有别墅式的小洋房，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小轿车，有彩电，有冰箱，有空调……设备全部电气化、现代化。王珊听了羡慕不已。分手时，何昌明提出要与王珊交朋友。王珊含情脉脉，莞尔一笑，点头同意。于是，两人相约第二天早晨再在湖边见面。

第二天，晨曦初露，王珊就兴致勃勃地来到湖边，但何昌明比她更早，已经拿着一只四喇叭收录机在等候她了。何昌明一见王珊，就奔跑过去，握住王珊的手，热情洋溢地说：

德
1
2
3
“王小姐，我给你带来了一只收录机和几盒英文录音磁带，这对你学英文可能有帮助。”王珊虽然嘴里说“不要不要”，但心里想的却是“正好正好”。何昌明见王珊把录音机和磁带收下了，便十分亲昵地说：“再过几天，我就要回香港去了。今晚七时，我在大华饭店请你吃饭，请准时光临。”

当夜幕降临、华灯齐放之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王珊来到了大华饭店。何昌明一见王珊到来，立即招呼她进入餐厅，向服务员要来菜单，点了许多名菜佳肴，请王珊美美地吃了一顿。饭后，何昌明请王珊上楼到房间休息，并轻轻地握住王珊的手，柔声地说：“我这次来上海，主要当然是谈生意，但也是想来找对象。与你相识以后，觉得你十分合适。如果你不嫌弃，我回港后就去办理登记结婚的证件。一个月之后，再来与你结婚，然后，一起到香港去。”

这个涉世未深、思想单纯、一心想到海外去的王珊，听了何昌明的花言巧语，信以为真。当晚，就被留在房里，成了何昌明随意摆弄的俘虏。之后，两人俨然象一对新婚夫妻，形影不离。有时，手挽手地进出各大饭店和宾馆；有时，搂腰搭背地出现在芳草绿茵之中。这时的王珊已完全沉湎于狂热的“爱情”之中了。

王珊交上了这么一个比她大十几岁、情况又很不了解的朋友，她妈妈开始是不乐意的。后来，她妈妈想，何昌明是香港的经理，家里又那么富裕，能找到这样的人，也算是天赐良缘，求之不得。今后不仅女儿有了依靠，可以到香港去过“高等华人”的生活，自己也能以探望女儿为名，到香港去开开眼界。想到这里，她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于是，在何昌明返港前夕，她在家里摆起筵席，宴请何昌明，一来彼此见面认识一下，二来也为这个未来的香港女婿钱行。何昌明酒足饭饱之后，又在王珊妈妈面前“妈妈长、妈妈短”的

恭维不止。然后，以“业务在身，不便多住”为借口，告别了王珊，匆匆返回香港去了。

何昌明一走，王珊顿时感到空虚、惆怅、烦躁，一丝丝无形的寂寞，不断向她袭来。白天她无精打采，晚上又辗转难眠。想啊，想啊，一直想念着何昌明的早日到来。过了几天，何昌明从香港寄来一信，说：“公司业务繁忙，近期难以前来。”接着，又寄来了一些办理结婚手续的证件，要王珊赶快设法申请去港，与他结婚。

王珊收到何昌明寄来的几份办理结婚手续的证件之后，就忙着向有关部门申请去港结婚。隔了一段时期，王珊被批准去香港了。

王珊被批准去港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家里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小姐妹，差不多全知道了。他们对王珊这样“闪电式”地找到一个香港“丈夫”，议论纷纷。有的羡慕，也有的为她担心发愁。他们说：“何昌明的情况，都是他自己讲的，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楚，何况香港这种社会，滑头人多，王珊此去，是凶是吉，还很难说。”但不管别人如何议论，王珊和她的妈妈却坚信不疑。

在王珊去港的那天，她妈妈和诸亲好友，还有厂里的小姐妹，都来到车站为她送行。王珊笑容满面，神采飞扬，愉快地登上了火车，告别了亲人和故乡。在车上，她想到马上就要生活在日夜向往的香港，真是开心得合不拢嘴，完全沉醉于甜蜜幸福之中了。

到了香港，使王珊大失所望的是，何昌明没有亲自来接她。一个陌生青年迎上来对王珊说：“你就是上海来的王小姐吧！我们何先生没有空，特地叫我来接你，请快上汽车吧！”

一刻钟后，汽车在一家象旅馆似的地方停了下来。王珊惊奇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青年脸色一沉，凶狠蛮